

童年文库



作家的童年

9

童年文库

作家的童年

9

新 蕾 出 版 社

《童年文库》
作家的童年⑨

*

新蕾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.75 插页3 字数120,000

1982年10月第1版

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137

定价：0.51元

编者的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们，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、增添了荣誉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是怎样度过他们人生的第一阶段——童年的。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？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童年文库》，目的在于用朴实的文笔、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、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，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。

《童年文库》包括《作家的童年》、《艺术家的童年》、《科学家的童年》、《冠军的童年》等丛书。《作家的童年》收有我国当代作家撰写的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。这些文章除个别已去世的老作家由别人代为整理外，均由作家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成。在每篇文章前，都附有作家的照片、手迹、简历和主要著作，使小读者们见人、见字，了解作家的历史和著作，读起他们的文章来更加亲切。

本丛书拟分若干集出版，每集约八——十万字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中国文联、作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文联、作协分会的鼓励和支持；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

热情的帮助和关怀，在这里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本集收入作家陈立德的《忆童年》。

新蕾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十月摄于武汉

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摄于武昌



叶志华

318

美丽的湖溪，林木茂盛，空气清新。

一只美丽的白鹭，站在岸边，静静地等待着。

一只白鹭，从空中飞入画面：小心地轻步，轻轻地落在地上。

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，在它的旁边，它身边
还有一个美丽的白鹭。它们小心地轻步，轻轻地落在地上。
它们轻轻地落在地上，轻轻地落在地上；它们轻轻地落在地上。

陈立德的简历和主要著作

陈立德，曾用笔名高鲁、何非。一九三五年七月生于湖北省天门县皂市镇一个小商人家庭。六岁开始上小学，十二岁小学毕业后，又读了一年多初中。一九四九年五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在江汉军区江汉公学学习。武汉解放后，转入湖北军区报务训练队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毕业后，到恩施军分区电台工作，后转入空军恩施航空站电台。一九五二年四月调空军海南岛航空站当报务员。一九五四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五六年调广州部队空军通讯团任电台台长。一九六二年调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。一九七一年八月，到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任创作员至今。主要著作有：电影文学剧本《北伐先锋》及同一题材的长篇小说《前驱》；电影文学剧本《吉鸿昌》、《黄英姑》、《长空雄鹰》（以上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）、《飞行交响乐》（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）、《浦江旗》、《刑场上的婚礼》；多幕话剧《向井岗》；长篇小说《翼上》、《长城恨》、《情仇》等。

一 皂 市 镇

我的家乡是湖北省天门县皂市镇。

在湖北省中部，长江和汉水两岸，有一个河网纵横、湖泊密布、沃地千里的江汉平原，这就是自古以来被称为荆州的地区。公元两千多年前，楚国建都的都城就在这里，以后这个地区也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天门县就座落在江汉平原的东部，皂市镇又处在天门和京山、应城这几个县交界的地区。汉宜公路紧靠镇子南面通过，这是从武汉通往鄂西重镇宜昌以至四川的唯一陆上孔道；到天门和京山县城的公路也从这里分开。因此，这个小镇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

天门县古时又被称为竟陵，这大约就是“山区丘陵地带到此为止”的意思。这“竟陵”的称号，在皂市镇的地形上体现得很明显：北面的大洪山脉进入京山县境后，山势便渐渐低缓下来，过了京山县城，往南便成了起伏的丘陵，到皂市镇有一座最后的小山包，名字叫五华山。五华山并不算高，大约只有二百多公尺，但因为五华山下面就是一条河，往南便进入了低洼的湖泊水网地带，因此从南边的汉宜公路上远远望去，五华山上林木繁茂，绿树葱茏中隐现出一座座红墙金瓦的庙宇宫殿和亭台楼阁，倒也显得格外雄伟险峻、气象庄严。五华山周围，白墙青瓦的房屋鳞次栉比、重重叠叠，这就是皂市镇的全

貌了。

皂市镇的街道，也是围绕着五华山构成了一个蛛网形状。从通往京山方向的北门进来，便是一条长街，名叫“街口”。大约走过半里多路后，这条街便随着山势剪刀形地向两边分开：一条沿着上升的山势从北向东延伸，这条街的名字叫“中岭上”；一条沿着下斜的山坡顺东南方向直下，进入这个小镇最热闹繁华的市区——西正街。一条名叫“长汀河”的小河，从京山那边的方向流过来，蜿蜒曲折地把丘陵和平原分开。河流到街口的山下后，便一直同市区平行，经西正街的背后，沿着五华山的南麓，由此而东地环绕而过，直到流出小镇的市区后，才一直向南，流过离市区约半里多路的汉宜公路，又一直流到路南面那一望无垠的湖区——白湖和汈汊湖中去。

在繁华热闹的西正街后面、长汀河的岸边，有一条“背街”，我就出生在街上的一座古老破旧的房屋里。这座房屋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财产，不过后来因为父亲的商店亏本，为了还债，以几百元的代价卖给了别人。长汀河在不发洪水的时候，是碧绿、清澈、宁静的。每当春季，还常常可以看到一条条闪着银光的大鱼从水面上跳起来，我们称它是“鲤鱼板籽”，有些老年人叫它“鲤鱼跳龙门”，说这是吉祥如意的象征。我们家的后门紧靠着长汀河。早晨起来，太阳还没有上升时，就可以看到飘散着一层薄雾的河面上，打鱼的小船敲着梆子，一些人在有节奏的“梆梆梆”声伴随下，站在船头上撒网捕鱼。在当时现代化交通工具还不发达的情况下，除了陆路上主要靠骡马运输外，长汀河也是镇上最重要的水上交通渠道。因此，河边总是桅杆林立，停满了大大小小的带篷的木船。这条水路沿上游可以通往京山，从下游经白湖和汈汊湖可以西达天门县

城，东达沔阳、汉川和武汉。每天，总有上百条这样的大木船从皂市满载周围农村送来的粮食到武汉去，又从武汉满载农村需要的各种布匹、五金、杂货、日用品到镇子上来。环绕市区的河边总是堆满货物，人声嘈杂，十分热闹的。沿着长汀河边的河街，修筑了不少用青石板砌成宽宽台阶的码头，一来方便船上装卸货物，二来方便镇上的居民们挑水洗衣、淘米洗菜。这些码头中最重要的有三个：靠近街口后面的叫一码头，靠近西正街后面的叫二码头，靠近五华山东面市区的叫三码头。在二码头的下游不远，有一座横跨河面的五孔大石桥，桥下的拱洞象城门洞似的又高又深，可以通行来往的大木船，宽阔的石板桥面上可以并行三辆大马车。我们家就在从二码头到大石桥中间这一段河边的背街上。这座大石桥已经十分古老了，但还很结实坚固，老人们都说它是鲁班师傅修的。这传说谁也没有考证过，不过桥上的石栏杆倒确实雕刻得十分精致。在桥下第二孔和第四孔的石墩上面，延伸出着两个用青石雕刻的龙头，栩栩如生地昂首向北方望着。据老人们说，那是因为每到夏天，从京山那边下来的洪水异常凶猛猖狂，经常把皂市镇和周围地区淹成一片泽国。所以鲁班师傅修这桥的时候，就请来两条龙镇住长汀河，不使京山那边的洪水下来。但是又听说，因为这两条龙昂首对着京山，使京山县城那边经常遭受火灾，这就激怒了京山人；于是他们就派出勇士，在半夜里偷偷过来将这两条龙的眼都啄瞎了，于是这两条龙从此也就失去了镇压洪水的力量。

我不知道这传闻是否确实。不过，生我的那一年夏天，便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，这便是老年人们后来常心有余悸地谈起的“乙亥年大水”。我正巧出生在发大水的那几

天。我们家紧靠长汀河边，是河水上岸的必经之路。当家里的房屋被洪水淹到将近一人深的时候，祖父和父亲才好不容易雇到一条小船，把刚生下不久的我和在月子里的母亲用竹床抬到船上，送到五华山上一位姑祖母的家里去避难。

遭受一场大洪水的洗劫，对一个境况本来就不算好的家庭来说，就象一个营养不良、身体虚弱的人又得了一场大病一样，是很难一下子恢复过来的。但是洪水的灾难刚过去不久，我又得了一场在当时被认为是九死一生的大病——天花。这病症大约首先是从我的母亲开始的。她因为在月子里就经受了那场大水的惊吓和劳累，身体已经变得十分虚弱。大水之后天气炎热，各种瘟疫也随之流行泛滥，她终于感染了这样的疾病。不久，我也有了和母亲同样的症状。后来，母亲的那场病总算好了，而我的病却一天重似一天，以至长时间在高烧中昏迷不醒。有几次家里的人都以为我再也不会活转来，准备为我安排后事了。但我终于还是挣脱了死神的怀抱，回到这个世界上来，继续去走我那多灾多难、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。后来，我只是从母亲的眼睛上才看到一些那场灾难遗留给她的痛苦痕迹：因为好几次都以为我要死去了，她一直守在我的旁边痛哭，泪水把她的眼睛都泡烂了，从此得了一种见风就要流泪的毛病，眼圈也一直都是红的。

据说当我的病情十分危急的时候，祖母曾经找算命的瞎子为我算过命，也曾到庙里的菩萨面前为我抽签问卜。不过，瞎子和神仙对我都没有说过什么好话，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：我这个人的“命很硬”，这大抵也是前生注定的。因此，我从小就对那些算命先生和庙里的菩萨十分反感，长大以后也再未抽签问卜、找人算命。这倒不是我自幼就有什么反封建迷信

的思想，而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，感到反正从他们那里听不到什么好话，不如什么也不听，两耳倒乐得清静。

我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。我的姐姐最大，她是祖父母盼望了好几年才出生的，所以小名叫“望”，小时在家庭的地位最优越。这以后母亲还生过两个女儿，但都很小就夭折了，我连她们的名字也不知道。后来便生下了我的哥哥，他的乳名叫“大安”，是第一个男孩子，性格温和文雅，脸庞清癯白净，很有些书生气质，祖父为他取的学名是“立言”。这样的孩子确实也是让人喜爱的，我刚好在他两年之后出生，从家境上看已经超过了父母经济负担能力，加上一场大水灾的厄运，还有母亲和我相继的大病，使我在家庭中处于不利的地位。两年之后又生下了我的弟弟，这样母亲的精力和感情自然也就要完全转移到新生的婴儿身上去。所以在幼年时期，我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是躺在用竹子编成的“摇窝”里。那时我的祖父母是以养蚕缫丝作为生活来源的，我们的生活自然地也就和蚕有了很密切的关系：祖母给我做的枕头是用蚕的排泄物——“蚕沙”晒干后装成的；平时当点心吃的是炒熟的蚕蛹；拿在手里当玩具玩的也是那些各种颜色的蚕茧。由于我长时间地睡在这种“蚕沙”枕头上，渐渐地我的后脑勺也变得象东北人一样扁平了，长大以后，我这种“没有后脑勺”的缺点，还一直是家里人们谈笑时的话柄。

我刚刚能对周围的事物产生印象时，看到的就是家中养蚕的忙碌情形：房子里到处摆满了象圆桌面一般大小的蚕箔，里面放满了洗净的嫩桑叶和象米粒般细小的白色幼蚕。蚕越长越大，吃桑叶的速度也越来越快。到夜晚，房子里就能听到一片蚕吃桑叶的沙沙声。刚刚铺上厚厚的一层碧绿鲜嫩的桑叶，很

快就只剩下一根根残存的叶茎了。每天，祖父和父亲都要到附近乡下去买桑叶，把采下的桑叶用箩筐一担担挑回来，到河边用水洗净。祖母和母亲就负责喂蚕，蚕长得越大，喂的次数也就越多，经常通夜都不能睡觉。一直要熬到老蚕“上山”，在用稻草扎成的“蚕山”上结出了一个个五颜六色的蚕茧。到收蚕缫丝的时候，天气已经十分炎热了，祖父就在后门外边用砖砌起一个大灶，上面支起大铁锅，顶上用布搭一个天棚。祖母坐在灶前向灶内烧起劈柴，祖父把一大筐一大筐的蚕茧倒进锅里，水烧开后冒起热气腾腾的蒸气；祖父赤着上身，手里拿着两根粗大的竹棍，在锅里不停地搅动着。他的脸被锅里的沸水蒸得通红，黝黑的赤膊上汗水淋淋，但他劳动得那样专心认真，似乎全不觉得头上的烈日和锅里蒸气的炎热。他们从不休息和懈怠，不论是夏天的炎炎烈日，还是冬天的凛冽寒风，大人们都在辛勤地劳动。在我童年的生活中，对劳动产生了十分亲切的感情。如果说，在我童年的生活中，家庭和长辈们给我带来了什么重要影响的话，那就是他们的劳动精神。是他们使我开始懂得了一个十分朴素而宝贵的真理：生活，就是永不懈怠的平凡的劳动和创造。

二 祖父和祖母

到我刚刚能够懂事的时候，我的家里已经有十口人一起生活。这就是：祖父母、父母亲、么祖母，还有姑祖母，她是我祖父的一位姐姐，因为她的丈夫早年去世，唯一的女儿又远嫁他乡，因此便一直同我们一起生活。此外，便是姐姐、哥哥、我和一位弟弟。这时家庭生活的重担，已经落到了父亲的身上。他在一家布店当学徒的时候，得空从一些人那里学会了织袜子的手艺。回家后，他便借钱托人从汉口买回来一部织女袜的手摇机器。祖父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，买来五只棉纱。父亲就以这一部手摇机器和五只棉纱的本钱，办起了家庭织袜工厂。从络纱、织袜、熨袜到包装、销售，都由家里的人们担任。大些的孩子也经常帮着做一些叠袜子、贴商标之类的事情，有时一直要忙到深夜。这种家庭产品的商标，就用了父亲的名字，叫做“春山牌”。后来因为汉口那边反对洋货，提倡国货，这种棉袜居然在乡下畅销起来。我们家庭的生活来源，就靠这门手艺一直维持了十年之久，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天日本军队占领我们那个小镇时才被迫停业。

在我童年的生活中，父亲和母亲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很深。因为父亲几乎每年有一多半时间要在外面为生活奔跑，在家的時候也是终日忙碌，顾不上照管孩子们的事情。他见到我们总是

客客气气、满面笑容，连一句重话也不说，仿佛我们是邻居或别人家的孩子一样。母亲整天忙着家务，加以孩子又多，因此和我们接触的时间也很少。在我能够懂事的那些年月，留给我的印象比较深、对我的性格影响比较大的，恐怕首先是祖父和祖母了。

祖母留给我的记忆，永远是那样慈祥可亲、宽厚善良。她对生活总是充满信心，自己要求得到的总是那样地少，而自己给予别人的总是希望尽可能地多。她终日不停地做活儿，但吃的东西最少也最差。不论生活中出现了多么艰难和危急的情况，她的神态总是那样地从容和安详，从不抱怨命运对自己的苛刻，也从不羡慕那些得天独厚的幸运儿们的侥幸发家和成功。她虽然时刻辛勤地奋斗着，却又总是十分知足的。她的心胸总是显得坦然而充实，她的性格是恬淡平和，与世无争。

大约在我出生之前，她就已经虔诚地吃斋信佛了。不过，她的这种虔诚只是放在心里，不象有些过分固执古怪的人那样，成为一种与尘世和凡人隔绝的怪癖。她的吃斋只是自己总吃豆腐白菜，有时就只有一块臭腐乳或一碗腌酸菜。桌上摆着别人吃的鱼和肉她并不禁忌，碗筷的区分从来不严格。别人去吃她碗里的素菜她也总是非常高兴，丝毫不怕因此而使她的那碗素菜变得不洁净。不过，她从来只吃自己的那一碗素菜，而且总是吃得津津有味。我们看着，总觉得她的那一碗菜一定是天底下最好吃的菜了。她信佛只是一种虔诚的信仰，并没有每天烧香参拜、念经祷告的习惯，家里也没有专门供奉着任何佛祖的塑像和画像。这一来是因为家里的境况不允许，二来也因为我的祖父是反对一切宗教信仰的，她大约怕因此引起冲突和纷争。只是在我们遇到疾病或家里有重大困难的时候她才在深

夜里悄悄烧几柱香，对着墙壁低声祷告一番。我们从她那祈求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老母下凡保佑”的祷词里，才知道她心目中最崇敬和信仰的神灵，就是我们曾经从画上看见过的手执净瓶和柳枝、身披斗篷、足踏莲花的那位美丽端庄的观音菩萨。不知是因为祖母的信仰，还是因为观音的美丽和善良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，总觉得这位菩萨是所有的神灵中最和凡人接近，最使人感到可爱可亲的一个。在平时，唯一能看到祖母表示她虔诚信仰的行动，就是在每个月的初一或十五，总有一位水粉庙里的尼姑，到我们家中来收一次施舍的斋米。这水粉庙是座尼庵，座落在我们镇子的东南面，长汀河边的小丘上，庙旁还有一座青色的砖塔。那收米的尼姑来后，总要神秘而低声地向祖母讲述一些庙里最近发生的事情：哪一家又去做了什么法事；哪里又出现了观音菩萨下界显灵之类的新闻……然后，祖母用杯子把一杯杯大米倒进尼姑的口袋里，那尼姑一面用双手张着口袋，一面看着流进口袋里的大米，不停地低声念着：“阿弥陀佛……阿弥陀佛……”使人感到这贡献大米和接受大米的仪式确实是十分庄严肃穆的。

对于祖母来说，难得的一次信仰上带来的享受，是每年佛祖或观音诞生、忌辰之日，她和同她一样的那些“斋公婆婆”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。这一天她就象去参加一个隆重的喜庆典礼一样，换上了平时轻易不穿的毛蓝色布衫，带着香烛，到一个供奉着这些菩萨神像的人家去。参拜典礼之后总有一次斋菜的聚餐。祖母也常常带了我们同去，这个跟去的孩子就叫“戴斗笠”。到那里的都是一些境况相同、善良虔诚的老太婆，她们终日为生活忙碌奔波，只有这一天可以轻松愉快地交流她们这种信仰带来的安慰和乐趣，以及对神灵的祝愿和对极乐世界